

# 孔子“文质观”的古为今论

## ——谈现代机械锁的审美意义

周慧媛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3)

**摘要:** 孔子提出了“文质彬彬”的造物理念,“文”即是修饰,“质”即是本质,“彬彬”即是“文质相半之貌”。一个设计的修饰与其职能要相得益彰,不可有一方过于突出,喧哗取宠,达到“尽善尽美”的平衡。现代机械锁的文饰经过千年的演变与最初的形态已经大相径庭,其内部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精进。虽然现代机械锁的“文”“质”并不是“彬彬”的均衡状态,但现代机械锁的“质”胜“文”却是必然的,也是有缺憾和均衡余地的。锁具不仅仅是防御的工具,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工艺、造型等方面的审美意义,故可运用古代孔子的造物审美观对其美学鉴赏价值进行批评。

**关键词:** 文质观; 审美意义; 现代机械锁

孔子的“文质观”名言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和》)孔子指出,一个人如若“质胜文”缺少外在修饰,就会粗野鄙陋,如若“文胜质”缺乏内部修养,就会华而不实。只有内外双修,文与质的修养达到平衡,才是一个完美的君子。孔子从一个将功能和审美相均衡的角度,定义了“文质彬彬”的造物观。“文质彬彬”造物观的应用非常广泛,任何作品都有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文质观”对锁具的审美变化研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 一、对“文质彬彬”审美观的概念分析

“文质彬彬”的审美观在最初,是为定义“君子”的标准。“君子”,是古代文人对完美的最高期许人设。孔子对“君子”描述,首先有第一条:“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拥有单一的功能,应该“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十五》)。第二条即是君子应该重视自我修养,“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第三条要求就是君子在重视自身仁德修养的同时还要在行为外表上对自己有所规范:其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端正自己的体仪容颜,仪态端庄,注意言辞。这样内外双修,品才兼得,才称得上是“君子”。孔子惯用“君子比德”的方法来鉴赏美学。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引申到造物观上,是难得深奥的设计理念和审美认知。一件优秀的设计就像“君子”一样,既不能只满足单一职能,也不能使“内外双修”失衡,君子的“内外双修”即是优秀作品的“文质彬彬”。一件优秀的作品,内容和形式是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就像君子的内涵与外表,也是必须相符相配的。

“文质彬彬”发展到最后,孔子提出了“尽善尽美”的最高标准。就像内涵和表现是不可失衡的,“善”与“美”也是关系密切需要相互牵制的。《论语·八佾》中有这样的记录:“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非常热爱《韶》乐,评价它达到了审美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但是《武》虽然在艺术表现形式的造詣上登峰造极,却在内涵这方面比《韶》逊色。孔子的观点是根据历史现实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韶》是贤君舜时期的作品,而《武》是暴君周武王时期的作品。有《韶》与《武》

的这一比较,我们就知道孔子的“善”、“美”和“文”、“质”是一样有差异的。“美”即是音调和节拍的形式,与“文”相似;“善”即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之雅正,与看重“质”的审美特征相符。孔子曾说:“乐,其可知也乐。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可见孔子主张以乐育人。通过对音乐进行“尽善尽美”的审美批评,孔子也在表达自己对于艺术审美教育的观点,即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必须达到内容职能和表达形式的和谐统一。

### 二、现代机械锁的“文”“质”批评

现代机械锁的设计从审美角度来讲,与孔子的“文质彬彬”造物观既有不谋而合之处,也有泾渭分明的出入之处。据考证,我国最早的锁具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制锁,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锁的外形、材质及功能都在不断完善。现代机械锁已经脱离了古代镌刻花纹、赋予神意的设计风格,转而追求精密材料、规准尺度的理性设计。现代机械锁通常采用不锈钢、铜金属、铝合金等机械性能好又耐腐蚀的金属材料。现代机械锁的外观设计采用简洁大方的无饰处理,一般只会占据一定小范围空间标明该锁生产厂家的标志。摒弃繁杂繁琐的雕镂花纹,采用光滑或略带粗糙磨砂感的平整表面。外形大多为规整的几何体。这样的“文”既不过分,又给人以可靠感。内部锁芯也会采用电镀增加其表面光滑度和亮度,提高了锁芯口的识别性。现代机械锁所采用的坚硬金属材质也使得锁具有稳重的暗金属色彩。现代机械锁的内部结构经过长时间发展,对国外技术的吸纳,也缩小了锁口,国家还从安全性将不同的锁芯分为了A级, B级和超B级,无论哪种等级的锁芯,都会采用电镀使其光滑明亮,这样就更提高了钥匙插入的准确性。可以说,这样的处理也是为了提高其功能性,是对“质”的精进。

由此可见,现代机械锁对“质”的注重要略胜于“文”。但是就现代而言,老祖宗所设计的那种“文胜质”锁具已经渐渐被时代所抛弃,现代机械锁已经采用工业大批量生产制,在保证安全度的前提下用统一的尺度和材料规范来压缩成本,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在这种信息流和资金链飞速运转的大环境下,现代机械锁就抛弃了繁琐精致的古老花纹,通过造型的简洁大方和材料色泽的细腻,达到一定水平的“文饰”美感,在锁芯结构和材料硬度上,却能紧跟科技发展水平,达到“质”的飞跃。现代机械锁如果放到古代,一定能满足古代人民的基本安全需求,但不能满足古代人民的

审美观念和心灵寄托感。而现代机械锁如果一定要把“文”与“质”相平衡,争取外表与内部结构的精密性一致,就一定会降低生产效率,导致市场缺口。

### 三、机械锁具的“文”“质”应用

机械锁具的发展,可以分为木制锁时代、金属制锁时代和机械弹子锁时代。可以运用孔子的“文质彬彬”造物观去分析批评这三个时代中锁具在审美意义上的变化。

首先,中国锁具的审美意义是几乎随着中国审美文化的萌芽而启蒙的。在春秋战国之前,只有简陋的木质门栓。春秋百家争鸣之时,文艺的繁荣被推上了一个鼎盛时期,孔子在这时提出从“仁”的角度去解释审美相关的艺术问题,建立了以“中和”为精华的儒家审美认知体系。“中”,即是折中、中庸,“和”,即是和谐、平和。“中和”在审美认知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文质彬彬”的思想上。孔子在评价《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真情流露、不弄虚作假,这是在阐明一件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作品本身立命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质”。孔子在《左传》中又被记录到这样的话:“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表明了孔子认为一件好作品如果没有好的形式去表现传达它,也会形成很大的缺憾。因此孔子认为,一件好的作品,既不能缺少优秀真诚的“质”,也不可以缺少恰当的“文”去表现他。在春秋时期这一思想黄金发展期,孔子“文质彬彬”的“中和”思想渐渐演变成“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最高审美标准也敦促培育化了一众手工业从业者的审美观,使得后世的手工艺设计愈加趋于精益求精的方向。春秋后的战国时代,锁具被鲁班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此时期的锁具还处于采料于木的时期,外形也只是普通的“门栓”,鲁班不仅对“门栓锁”笨拙粗陋的外观进行改善,还在内设堂奥机关,使得成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锁具。鲁班正是受到孔子“文质观”的影响,缩小锁具的体积以提高其“文”,增加锁具内部结构的精密性以扩大其“质”,做出了“文质彬彬”,既美观又实用的“中和”设计的第一步尝试。因此可说,中国锁具的审美认知起源是和孔子“文质观”同源而生,是“文质彬彬”的影响产物。

其次,现代机械锁的前世——古代锁具的机械美学与“文质彬彬”的造物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锁具的发展历程中,锁匠工人一直在追求“文”与“质”天平的平衡。锁的定义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浮现的。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渐渐有了富余,人与人之间的财务数量上出现落差,这样的落差促使人们自主研究保护自我财物的方法。从最初的假借自然物体,比如巨石、草垛,到锁拥有形态上的固定雏形——木门闩,这段时期产生了一个“文”与“质”的飞跃,木制锁是有固定形式的,工匠对其“文”进行了因地制宜式的规定,此时期的“质”非常的薄弱,其功能不仅单一,安全性也不足以更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为了提高锁具的“质”,工匠运用了坚硬的金属作为材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探索出簧片结构的锁具。有西汉末年的文献可以证明:“户钥,自关而东,陈楚之间谓之键”(《方言》),这说明了簧片锁是利用钥匙和弹簧片之间的弹力关系,来达到开合的目的。这种簧片锁的技术一直延续发展了三千多年,此时的锁具在“质”上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技术顶峰,在簧片锁流行的三千多年里,锁具的技术与功能发展速度愈来愈缓,

甚至停滞不前,工匠不再研发新的锁具结构,转而在锁具的文饰方面大做文章。这是由于历史的更迭,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艺创造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对器物的审美渐渐偏向“文胜质”。人们对锁具的外形和装饰纹理大感兴趣,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设计,甚至衍生出完全“文胜质”的首饰装饰锁。锁具不再是单纯的开关工具,更是表达人们愿望情感的工具。既有兼具实用和观赏的花旗锁,也有具有惩罚意义、根据所束缚的部位形态而形态各异的刑具锁,还有作为具有民俗特色的护身吉祥物的首饰锁,具有益智类游戏意义的密码锁等等。发展到首饰锁和玩具锁这一步时,锁具的审美意义又悄悄地转回了“文质彬彬”,这里的“文”仍可视作变幻多端的精美雕镂,而“质”已经不是单纯的防盗职能,而是传达祝福、表达爱意、悦己悦人的功能。

再而,现代机械锁的今生——步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机械锁也在“文”与“质”的平衡上做出改变。簧片锁流行到19世纪中期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化时代的时代需求。簧片锁以及更古老的锁具都渐渐被弹子锁替代,人们开始吸纳国外先进精密的制锁技术,引进可以精细和大量生产锁具的生产机器来代替手工艺人的单一输出。由于锁具的大量生产运用,为了保证锁具的安全性,就更需要对锁具的“错开性”进行精准的计算与实施。每一家生产锁的厂家都会对锁内部的结构有独立完整统一的一套设计图纸,而每一个外表相同的锁之中,其内部构造却因为弹子孔数和弹子级别的少许不同而产生不同。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生产的流水线上,有可能只有一种“文”的存在,却会有成千上万种“质”的构造。这便说明现代机械锁对“质”的发展的进一步突破与探究。

本篇文章的观点是现代机械锁采用的是“质胜文”的审美思想,但根据孔子的观点,“质胜文则野”。而现代机械锁的表现却并不让人觉得粗鄙简陋,这是由于现代机械锁并没有完全抛弃“文”饰,甚至是通过“质”的处理而提升了“文”的表现,让用户体验到合理、大方。所谓对“质”的处理,其中处理方法有电镀、抛光等。这些处理方法一是解决装饰性的需要,二是满足防腐性的需要,延长使用寿命,三是耐磨和减磨性,减小使用寿命内外观的变化。可以说是既是满足“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文”的弥补。

#### 参考文献:

- [1]胡友慧、李峻。“论先秦儒家审美理念的发展与演化——以孔子、孟子审美理念为例。”求索, vol.9, 2007, pp.152-154。
- [2]林岚岚。“门锁行业的市场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vol.12, 2011, pp.40-44。
- [3]田绍文。“浅谈现代工业锁具的发展。”理论科学, vol.7, 2012。
- [4]卢涛。锁具设计与制造工艺新技术及质量监控实用手册。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 2003。
- [5]杨伯峻。论语注释。中华书局, 1980。
-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 [7]叶大兵。中国锁文化史。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 [8]郑勉勉。“技以载道,文质彬彬——谈器物艺术的技术、功能与形式。”美术教育研究, vol.20, 2013, p.37。

作者简介:周慧媛,出生于1996年,女,江苏淮安人,齐鲁工业大学,艺术学硕士。邮箱地址:18505179657@163.com, .